

# 《书林清话》与古籍版本学

江 曦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摘 要:**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是中国版本学史上第一部系统、集中探讨版本学问题的专著,其内容涉及了版本学的各个方面;征引了大量史料,并对这些史料进行了考辨;重视对明清版本的探讨;对今天版本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叶德辉;书林清话;版本学

**中图分类号:**G256      **文献标识码:**A

《书林清话》十卷、《余话》二卷,清末民初长沙叶德辉撰。该书甫一问世即受到学界好评,缪荃孙称其“所以绍往哲之书,开后学之派别”,<sup>[1]</sup>梁启超将其列入国学入门要籍。至今仍为中国传统学问研究者案头必备之书。其于古籍版本学,正如《汉书·艺文志》之于古典目录学,具有开创性,是研治版本学者必读之经典,在古籍版本学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 1 第一次系统探讨了各种版本学问题

《书林清话》(以下简称《清话》)是中国版本学史上第一部系统、集中探讨版本学问题的专著。版本学自明末清初形成以来,其著作方式多为版本目录、善本书志和题跋。版本目录如毛扆《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丁日昌《持静斋书目》,皆仅记录每书刊抄时代;善本书志如于敏中等《天禄琳琅书目》、彭元瑞等《天禄琳琅书目后编》,皆仅注重描述一书外在形态;题跋如吴寿旸编《拜经楼藏书题跋记》、黄丕烈《尧圃藏书题识》,兼及校勘和书林掌故。三者皆缺乏对版本学问题的系统探讨。此外,一些文集、笔记中亦有涉及版本学者,如朱彝尊《曝书亭集》、钱大昕《竹汀先生日记钞》、卢文弨《抱经堂文集》、顾广圻《思适斋文集》、钱泰吉《甘泉乡人类稿》等,都以札记、随笔的形式记载和考证了一些古籍版本问题,但只是针对某部书或某几部书的版本情况进行具体的描述,各篇之间没有联系。总之,《清话》以前的版本学尚未上升到理论层面进行系统的研究,直到《清话》,这种情况才得以改变。

虽然叶德辉依然采用传统的笔记体这种著作方式,而不是更利于系统叙述问题的章节体,但《清话》把相关主题的篇章组织到一起,第一次分类集中探讨了各种版本学问题。

《清话》大体按照由远及近的时间顺序,深入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第一,对版本学术语追根溯源,分析考辨。如关于书之称册、卷、本、叶、部、函等之始,书有刻板之始、书节钞本之始、巾箱本之始、书肆之缘起、刻书有圈点之始、刻书分宋元体字之始、翻板有例禁始于宋人等,皆溯其根源,考辨精到。第二,对宋代以来的刻本、钞本、活字本搜集考证,较其异同,论其优劣。于官刻分别讨论了宋代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院刻书、州府县刻书,元代监属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明代诸藩府刻书。于私刻和坊刻,分别胪列了宋元明三朝著名私宅和书坊及其所刻之书。特别是对历代私家刻书之著名者如南宋临安陈氏、元建安叶氏、明锡山华氏、无锡安氏、常熟汲古阁毛氏、清纳兰成德、阮元等所刻之书论述尤详。此外,《清话》还论述了各代刻书字体、用纸、工价、装帧等。这些论述全面系统地揭示了历代刻书特点,相当于现代版本学通论著作中的版本史部分。第三,记录并辩驳书林轶闻。如《清话》记录了宋元佑禁苏黄集板、宋朱子劾唐仲友刻书公案、明王刻《史记》之逸闻、朱竹垞刻书之逸闻等书林掌故。但叶氏并非简单地记录,而是进一步考证这些轶闻的可信度。另外,《余话》亦记录了大量刻书掌故,对《清话》具有补充作用。

可以说,《清话》涉及了版本学的各个方面,正如屈万里、吕彼得《图书版本学要略》所言,“此书乃统论吾国图书版本之作”,“读此一编,于版本学方面之常识,可知大要矣”。<sup>[2]</sup>就其全面、综合这一点而言,《清话》确实是创始之作。

## 2 考辨史实,纠谬正讹

《清话》不仅系统论述了版本学的方方面面,其考辨史实,纠谬正讹之功亦深。叶氏对版本学史上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深入精辟的探讨,如卷二“南宋临安陈氏刻书”条,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认为陈道人即陈起,字芸居;陈解元即陈起之子,字续芸。进而区分陈氏父子所刻之书:凡称陈解元书籍铺、经籍铺者即续芸所刻,凡称陈道人陈宅书籍铺、经籍铺者即陈起所刻。厘清了南宋临安陈氏刻书的史实。

叶德辉为当时著名学者,其考订古籍造诣甚高,《清话》常有纠正前人讹谬之处。如卷四“广勤堂刻《万宝诗山》”条,世皆称钱谦益旧藏之《万宝诗山》为宋刻,日本岛田翰考证出是书并非宋刻,而为明刊。叶德辉对岛田氏结论予以肯定后,进而考订了孙星衍旧藏著录为元刊《唐诗始音辑注》的版本。其云:“孙记所载元本《唐诗始音辑注》等,目后有‘广勤堂’鼎式印,‘建安叶氏鼎新绣梓’长木印。此似在《万宝诗山》之前,然亦不出明代。何也?如始音、正音、遗响等类,与分初盛中晚唐诗者知解相同。初盛中晚之别,始于明高棅编《唐诗品彙》、《拾遗》。据其序,书成于洪武甲子十七年,而《拾遗》则补于癸酉。其书子目有大家、名家、羽翼、余响诸类。区画唐诗门户,风气开自明初,元人无此例也。然则《诗山》及《始音》等集精刻本,将于宋元。故自来收藏家,不误以为宋,即误以为元,亦其鱼目可以混珠故也。”指出孙星衍定该书为元刻系鉴定失误。《清话》“天禄琳琅宋元刻本之伪”、“坊估宋元刻之作伪”、“宋元刻之伪本始于前明”等条,通过各种方法纠正了前人书目记载的大量错误,对于正确认识和评价前人版本学水平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3 征引广博,鉴别史料

《清话》材料来源极为广博,上自汉代刘向《别录》,下至清末各种公私书目,靡不征引。叶氏在每一个主题下大都罗列相关材料,以求叙述充分透彻。如卷三“宋司库州军郡府县书院刻书”条,分别罗列了各个刻书机构,然后在各家藏书目中摘出各机构所刻之书。“宋坊刻书之盛”条,列出各刻书铺名称,同样在藏书目录中抄出各书铺所刻书。这样,通过一个个主题把材料重新组合排列,使《清话》亦可视为一种资料汇编,形同一个小类书。这种编纂体例,使《清话》不仅仅是一种版本学专著,而且可作为工具书来用,为探

讨各种版本学问题提供了重要线索,而且材料来源皆注明出处,便于复核。这种作用是其它版本学著作所不具有的。

《清话》对各种材料的征引并不是简单的引用和排列组合,而是有鉴别的,经常以实物或其它方法对所引材料进行考辨。或补充原材料之不足:如卷三“宋坊刻书之盛”条,在引用《四库全书总目》后云:“云不着编辑者名氏,亦无刊书年月,验其版式,乃南宋建阳麻沙坊本也。”从而补充了《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版本的不足。或订原材料之误:如卷四“元监属各路儒学书院医院刻书”条,在介绍元西湖书院刻马端林《文献通考》时引瞿镛《铁琴铜剑楼藏书目》,“云初刻于泰定元年,真板西湖书院。后有缺失,至正五年,江浙儒学提举余谦访得原稿于其子志仁,重为订正补刊,印行于世。”叶德辉通过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和《仪顾堂续跋》指出“此本实后至元五年所刊,非至正五年也,瞿目有误”。或陈列诸家之说而存其阙疑:如卷二“南宋临安陈氏刻书”条,对于陈思和续芸是否一人,由于史料不足很难确定,于是叶氏罗列出相关材料,采取了存疑的态度。

## 4 重视对明清版本的探讨

清代藏书家贵远贱近,十分重视宋元刻本和名家钞校本,对于明清刻本不够重视,这种藏书旨趣使得对明清刻本特别是清刻本的研究较少。但叶德辉在《清话》中利用大量篇幅来探讨明清刻本。于明刻本介绍了诸藩府刻书、私刻和坊刻书,详细列举了各刻书机构、刻书人及其所刻之书。特别是对常熟汲古阁毛晋刻书和锡山华氏、无锡安国活字本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探讨。并列了明代所刻书之著名者,介绍了明代刻书工价、刻工、装订形式、字体等。还指出了明代刻书添改脱误、改换名目等弊病,全面交代了明代刻书的概况及其特点。于清刻本介绍了武英殿聚珍版书、无锡秦刻九经、纳兰成德刻《通志堂经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乾嘉时所刻丛书等,对其优劣得失进行探讨。叶德辉重视明清刻本是与其藏书分不开的。叶氏观古堂藏书不以宋元版见长,而是以明清精刻、精校本为收藏重点。其《郎园读书志》亦“不夸耀宋槧元刊之富,而是对当时学者尚不太重视的明清刊本叙其内容,说其异同,加以考证”。<sup>[3]</sup>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清话》重视探讨明清刻本之原因了。

## 5 对今天版本学研究的启示

《清话》作为一部版本学奠基之作,其版本学意义不仅在于第一次系统介绍版本学知识,记录“刻书源流与夫校勘家掌故”,还在于它为后世版本学研究开拓了空间、提供了方法。

《清话》所介绍的版本学知识固然比较全面,但并

不能涵盖版本学的所有方面,特别是近百年来随着版本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还有很多版本学问题可以补充,补写《清话》是必要且可行的。比如,关于《眉山七史》的书板,叶德辉认为是“明洪武时,取天下书板实之南京,此板遂入国子监,世遂称为南监本”。但经过现代学者考证,明洪武呈送南京的书板并非蜀刻原板,而是浙江地区翻刻的。相台岳氏刻书,叶德辉以为是宋代岳珂所刻,经现代学者张政烺先生考证,实为元人岳浚所刻,与岳珂无涉。对于历代书林掌故,《清话》并未也不可能列举穷尽。虽然叶氏对明清代版本有大篇幅的介绍,但只涉及了其中影响比较大的刻书家,特别是对清代的刻书掌故,遗漏尚多。至于《清话》后产生的版本现象,如民国时期商务印书馆所辑印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等,《清话》当然不可能涉及。此外,《清话》所讲述的内容是历代的版本,其叙述的对象是书,即某时代某人刻过哪些书,这些书的优劣得失,而不是以人为中心介绍人们如何研究和利用历代产生的各种版本,比如产生过哪些版本学家,以及他们是如何编纂版本目录、善本书志,如何鉴定版本的。这些属于版本学史的范畴。我们可以以版本学家为中心,撰写新的《清话》(相当于版本学史),对历代版本学研究的情况进行描述。

生活在清末民初的叶德辉,没有合佞宋元之时流,在《清话》中给予明刻本和那些对他来说只相当于时刻的清刻本以特别的关注,这是独具慧眼、难能可贵的。近年来,随着明刻本的受到重视,对明刻本的研究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果,但对占古籍总量百分之八十以上的清刻本的研究却相对滞后,其原因除了学界对清刻本重视程度不够,更重要的是清刻本数量庞大,难于寻找出规律,不知从何处着手。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可以借鉴《清话》的方法。《清话》是在诸家书目记载中把同一刻书机构、刻书人所刻的不同书集中到

一起来进行研究和讲述的。我们不妨编制清刻本总目,详其刊刻机构和刻书人,编制刻书机构和刻书人索引,模仿《清话》,把同一机构或同一人刻的书集中研究。当然这种研究需要古籍界长期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

如前所述,《清话》是一部版本学资料汇编,有工具书的特征,但其所搜罗的材料是有限的。包括《清话》在内的版本学著作征引前代典籍时,引来引去就限于大家常引的若干种。宋元以来谈及版本的著作恐不仅仅这几种,很多材料尚待于开发利用。随着电子书的不断得到开发,在古代典籍中进一步搜集版本学材料、建立更全的版本学资料汇编是完全可行的。当然,对搜集到的材料可作适当的考辨,像《清话》那样辨其真伪,补其缺失。另外,《清话》所用材料中有大量的书目,特别是善本书志,可见善本书志对于版本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果编写一部全国各图书馆联合善本书志,必将促进版本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现在编制的《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工作,但还远远不够。

综上所述,我们在通过《清话》学习古代版刻知识的同时,还要注意运用它所开拓的研究空间和提供的研究方法进行今天的版本学研究,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全面理解《清话》的版本学意义,并使它的版本学意义得到最充分的展现。

#### 参考文献:

- [1] 缪荃孙. 书林清话叙//. 书林清话[M]. 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5.
- [2] 屈万里,昌彼得. 图书版本学要略[M].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6.
- [3] 来新夏. 清代目录提要[M]. 济南:齐鲁书社,1997:402.

## *Shu Lin Qing Hua and Textology of Antiquarian Books*

JIANG Xi

(Institute of Literature, History &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Ye Dehui's *Shu Lin Qing Hua* is a book that systematically and intently discussed issues of the studies of edition, and it involved in various aspects of the studies of edition. It cited a large number of historical data that had been inspected by Ye Dehui. It emphasized on the editions of Ming and Qing Dynasty. It gave us important sources of inspiration on the studies of edition.

**Key words:** Ye Dehui; *Shu Lin Qing Hua*; textology

#### 作者简介:

江曦(1983-),男,河北临西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中国古典文献学博士研究生。